

JIANYINGDEROURUAN

● 阿宁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坚硬的 柔软

驿路梨花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



驿路梨花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

主 编 牛玉秋

坚硬的柔软

花山文艺出版社

阿 宁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坚硬的柔软/阿宁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4

(驿路梨花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牛玉秋主编)

ISBN 7-80611-987-6

I. 坚… II. 阿…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289 号

驿路梨花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

坚硬的柔软

阿 宁 著

责任编辑:梁东方

装帧设计:吴 琳

美术编辑:杨怀武

责任校对:贾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050071

网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Tel.: 0311-7042501 转

印 刷:石家庄北方印刷厂(石家庄市柏林路 7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1/32 10.25 印张 22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7.00 元

ISBN7-80611-987-6/I · 886

现实主义的新景观(总序)

Pian shi zhu yi de xin jing guan (zong xu)

牛玉秋

这套丛书包括阿宁的《坚硬的柔软》、红柯的《金色的阿尔泰》、叶弥的《耶稣的圣光》、西飏的《河豚》、万方的《没有子弹》和程青的《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把它们称之为别致现实主义,是因为这些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和表现已经明显地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当我们把它们聚集在一起时,其特点就更加明显了。90 年代全球化趋向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下的写作背景,对现实主义的文学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下所有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现代观念或现代手法。这种吸取使得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别具意味和韵致。这就是别致现实主义的含义。责任编辑梁东方为其取名“驿路梨花”,既准确又极富诗意地概括了它们的艺术特点。驿路的奔波与辛劳正是现实生活全部重量与压力的写照,而观赏驿路边的梨花则表现

出人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的超越与驾驭。

传统的现实主义基本上是社会学本体，即通过人物、事件、历史揭示其间的社会学意义。而别致现实主义小说则力图突破社会学意义对小说的限制，从生存哲理、精神本位、生命主体的高度上表现生活。

揭示生存哲理的小说一般都要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抽象化处理。像阿宁的《坚硬的柔软》、叶弥的《成长如蜕》，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哲理化追求。许宾凭借竹子的柔软哲学“主动地减少或放弃与外界的对抗”，在事业和感情上都取得了成功。弟弟经历了从“让天下的人都幸福”的人生境界到勇敢地去把不得不做的事做得很好的人生境界，也在商界获得了成功。作家们并没有简单地肯定、赞赏人物的成功，而是把包含在成功中的苦辣酸咸诸般滋味揭示得淋漓尽致，引发人无尽慨叹与思索。阿宁有三篇关注女性生存境遇的小说也同样意味深长。《和解》中的素素实际上是失宠的妾，《鸡店》中的小红和《清白》中的“我”则是徘徊在他人婚姻之外的女人。三篇小说从女性心理入手，写尽了女性因对男性的物质或精神依附所产生的种种屈辱、无奈与反抗。

另外一些小说直接从精神层面去把握、表现人物。万方的《和天使一起飞翔》写知青生活，却摆脱了“青春无悔”或“心灵创伤”一类的社会学主题，而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与互动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老右派在沦落中表现出精神的圣洁，小流氓的无知与愚昧掩盖不住健康、正常的青春生命力。在他们的日常交往中，健康的、高尚的精神素质彼此吸引、互相渗透。她的另一部小说《未被饶恕》则直抵人的精神困境。郭纪元天性淡泊，又极具耐性，自诩在精神境界上高

过许多人。然而妻子在金钱和物质上的成功以及妻子的不忠，依然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至死都无法摆脱。另外像西飏的《当孤独遇到寂寞》，小说题目就是两种精神状态，而作家通过人物和故事对两种精神状态的细腻区分，就更令人拍案叫绝。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对生命体验的表现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方面以红柯的小说最为鲜明突出。在《跃马天山》中，马仲英过人的勇气和勃发的生命力，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还是在翻云覆雨的政界中，都显得一往无前、熠熠生辉，使那些阴谋诡计、纵横捭阖顿显猥琐齷齪。在《金色的阿尔泰》中，生命的辉煌是衬托在大自然的雄伟与严酷的背景之下的。红柯赋予了他的人物以极浓烈的传奇色彩，无论是营长还是成吉思汗，他们的生命都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在大自然原始生命力的滋养下，人的生命焕发出无穷无尽的伟力，沙漠变成了绿洲，荒野长出了庄稼。而在阿宁的《奔跑》中，生命体验则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两个失去了奔跑能力的残疾人，把自己每天的出行都叫做“跑一圈”。已经丧失了的生命能力在想象中的重现也是一种生命体验，而且是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

别致现实主义的小说比较普遍地运用了荒谬效应。荒谬本来是现代派文学的泛现象。现实主义以理性主义为基点，因此不可能全盘接受诸如世界根本无意义、无逻辑、不可知等一系列观念，但荒谬在一定范围里、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却是现实的。万方的《没有子弹》一开篇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活着到底应该在乎什么呢？的确，生命不应该是无足轻重的，然而王高却找不到一个人为自己的出生和成长承担责

任。小说以王高对生命意义的浑然无知展示生命意义的被忽视；以王高的易于满足揭示着得不到满足的渴求。“没有子弹”正是应该向生活报复却苦于没有理由这样一种荒谬现象的象征。善写都市的西颀在《向日葵》中把他的主人公投向草原，去为一个剧组的外景种植一片向日葵。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都市的郑鹰与乡土的王人造相遇了。文化背景的巨大反差，使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与限度都得到了最大的表现空间。而那最终也没有等来的剧组，则使得整个故事与《等待戈多》有了几分相似。在阿宁的《月色下的飞翔》中，荒谬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当小说最终揭示出弱者原本是腐败的温床时，弱者先前的愤怒、屈辱、自律乃至反抗一下子都失去了意义，变成了对他们自己的嘲讽。读者则产生了落入自挖的陷阱的荒谬感。在叶弥的《现在》中，随着一个自称是全金的老女人的出现，一段荒谬的历史被揭开了。一个战争年代受害的女人的经历本不出奇，奇怪的是周围人们出于某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对一个谎言的维护。而谎言一旦成为历史，荒谬就难以避免了。

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讲求作者对人物与故事的投入，巴尔扎克之于高老头、郭沫若之于蔡文姬都是现实主义写作史上经久不衰的美谈。而别致现实主义则无论在叙述方式还是在叙述态度上，都极力与人物和故事保持适度距离。在叙事方式上，他们对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加以限制；对第一人称的特定视角即部分视角加以扩展。他们对内视角与外视角的明确区分则进一步丰富了叙事手段。程青常常用第一人称讲述别人的故事，但叙述者“我”的观察与活动又深深地介入其中。《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和《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都属

于此类作品。在雪荔与陆海平的婚姻危机中，在吕非的感情交往与抄袭事件中，“我”都既不是深陷其中的当事人，也不是毫无关联的旁观者，从而设计出一个进出自由的叙事角度。既可以非常客观地叙述故事，又可以非常便利地评判人物和事件。西飏的《向日葵》以第一人称“我”开始叙事，而当“我”不在场时又不着痕迹地转换为第三人称叙事。人称的这种转换并不仅仅是为了叙事的便利，它还隐含着更深的意义：在大都市的生活中，“我”和郑鹰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别致现实主义在叙事态度上灵活地运用了自嘲、反讽和调侃等方式。西飏的《河豚》开始时很像一个传统的寻宝故事，不过他很快就在这个故事里套上与尼姑的情感有关的弈棋故事，接着又套上了一个盗窃一百万现金的故事，这样就使得叙事充满了诱惑。不过最为精彩的还是它的结尾：因为没有找到金子，男女主人公都做了反省和思考，然而当新的诱惑目标出现时，他们又满怀激情地投入了。这样一个结尾顿时赋予整个故事以强烈的反讽意义。

在感觉描写上各逞才情可以说是别致现实主义的突出特点。这些小说都善于描摹心理感觉。阿宁的《谎言》、叶弥的《城市的露珠》、万方的《空镜子》都各具特色。感觉与想象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基础。丰富细腻的感觉是想像力腾飞的基础，想象的发达又可以极大地滋养和发展感觉能力。对于传统现实主义而言，想象除了绝对依赖感觉材料以外，还必须严格遵守日常理性的原则，而别致现实主义则以其在感觉描写上的超常与变形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感觉的超常与变形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体验与感觉借助想像力的无限延伸。别致现实主义的想象并没有脱离对感觉的依赖，但它的

无限延伸却常常背离了日常理性原则。在红柯的笔下，麦子能够抓住太阳，玉米的幼芽能从伤口中长出来。枪也会害怕，“大汗淋漓，瑟瑟发抖”。而在《狼嚎》中，小说的情节就建构在一个匪夷所思的想象上：一只狼的狂野和强悍，通过一个女人，震慑了所有的男人。西飏的特长是营造某种氛围与气韵。氛围和气韵原本是虚的，但由于它是作者亲身体验过的，所以，对作者而言，它又是“实”的。西飏就把这种真实的体验用文字营造成几乎可以触摸的东西，再传达给读者。像《青衣花旦》原本写的是两个风尘女子，但由于氛围和气韵的含蓄优雅，就使得她们身上没有一点儿俗媚，一个明朗，一个忧郁，却同样清新自然，还有一点点寂寞。而在《床前明月光》中，东平的热诚，纯子的质朴，都融进了日常生活的浓浓温情之中。不张扬，不做作，犹如清泉春雨，温润明净。

其实，这套丛书的作者多属于新生代，即6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他们开始创作的初期都曾经在艺术上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不过，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现实生活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而他们早期的艺术追求也以不同的方式营养、滋润了他们的创作。他们正在引起文坛的重视。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正是对他们创作成绩的一次检阅。

诗意的拷问(序)

shi yi de kao wen (xu)

杨振喜

阿宁的创作，最初是以大学校园题材小说而成名。这类小说，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曾在青年学子中流布过，但由于模式化的写作与内容的过分因袭，当时虽有广大的阅读市场，终因艺术上缺少创新而转瞬消逝。阿宁的校园小说，当然技高一筹，又有可读性。主要是小说中有他的许多青春回忆和人生经验。所以写来情感投入，悟性透彻。文章自然容易感染人，抓住人。当然，这类小说和一般的其它同类小说不同，显著之点在于它没有孤立地来写围墙里平静安详的书生生涯，或是一味地表现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尤其是青年人的爱情故事。这些早就让人厌倦废读了。阿宁没有这么做。他采取的是以校园为窗口，透视社会，再现社会，把大学校园当做舞台，续演正在进行中的人生故事。剧中的角色人物虽然有所变化，但生活的脉搏律动却是一脉相承的。这类小

说的视点虽然限于“校园”，其展现的全部内容却是整个社会。读者可以不喜欢小说中的平凡故事，但却为故事中人物的各种命运而焦灼不安。应当指出的是，正是这组校园小说，开启了阿宁小说创作的一个亮点。这就是说，他比较关注人物的命运，不管是悲剧的，还是喜剧的，抑或闹剧的，他都能从这里引出人生思考；由于关注命运，自然就将笔触深入人物的灵魂里，做各种拷问，于是展现了人性的丰富内涵，使我们记住了阿宁的刀笔功夫。比如大家熟悉的孙成文，他那儿近于自虐的闹剧，看得出作者在冷静地发笑；许宾那“坚硬的柔软”，自欺与欺人，仿佛是阿宁在入木三分地剥离人物灵魂。那个自费生王小虫的下场，绝对是作家带泪的微笑了。随后或者同时，他在创作题材上极力拓展，深入国企、乡企，写改革风云，写社会上涌现的一批新“富人”的奢侈与享受，创造与蜕变；走向机关，写党政干部的廉政与腐败，写反贪斗争的曲折与艰巨。这些作品，有长篇、中篇，也有短篇。看得出他是努力顺适时代，走入主流社会，发现其中的本质与美点。不过从艺术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他是尽心尽力，注意克制自己、强制自己，使作品呈现出一种较为新鲜的面貌的。不过，我们也同时发现，这种克制、规范，只要稍微有所松动，就有向原来轨道上滑行的迹象。而一旦进入原有的状态，就会展现较大的自由与洒脱，文章也就在这个地方现出了新的光彩。平心而论，我并不看低或贬抑这些作品，只是意欲强调他的经常出现的这种创作状态。正是因了这个状态的存在，也反映了他创作中的某种不平衡甚至还欠成熟。虽然这么说对他确有些苛刻。由此，我更看重他近来的某些短篇，特别是那些与家乡和童年有关的作品。在这

里，“回忆”是一条长长的引线，牵出对家乡的种种梦幻；在遥远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了一个个乡情故事。读这类小说，似乎可以察觉到蕴藏在作家心底的那个难以割舍的“情结”——故乡与童年。记得有位作家说过，乡村是产生伟大作家的地方。还是他说的，童年梦幻将缠绕作家一生。从创作心理学角度分析，乡村与童年也是艺术发源地，是作家艺术情感的资源“场”。在他们的每一件作品里，都可找到这个巨大的影响。阿宁的这些乡情题材的小说，无疑也具有这个特点，所以也尤其引人喜欢。

面前摆放的这个中短篇小说集，依我看，未必是阿宁最优秀的作品，或者可以代表他的创作的整体风貌。任何选集都会有所侧重，有长又短。但是，就我的阅读经历，阿宁的较好的篇什，特别在艺术风格上的“别致”“越轨”之作，基本上是网罗进来了，这是应当首肯的。那么，阿宁小说的艺术特征是什么？简括地讲，即是拷问灵魂和追逐诗意。这便形成写人物的深度，在阅读上又颇具美感。不知这样概括是否合适，完全可以再议。在小说中善于追逐与拷问人物灵魂，这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够做到的。阿宁做到了，而且还比较成功。只要翻阅他的作品，随处都可发现他是多么善于写人性，写各个层面上的人格，刻画它在各个场合下的活生生的表现。因此读他的小说，总有深度感。人物性格不是平面化或类型化的（大多，而不是所有），在他的小说中，多是一些灵魂可以触摸的人物形象。在这个地方，常常使我们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连鲁迅先生也深深感叹“敬服”而“不能爱”的伟大作家，吃惊于他廿四岁时的作品，竟然表现了“暮年似的孤寂”。尤其是后来的作品，“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

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离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这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仿佛就在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①《月光下的飞翔》中那个吴总编，《谎言》中那个未曾说过一句话，但却制造了一个女人悲剧一生的我“爸爸”，他们那灵魂里的深层皱纹，恐怕是一世也抚抹不平的。即使是短篇《鸡店》里的嫉恨如仇的女主人，她的心灵苦痛，谁又有说得明白！阿宁的小说，总是这么只要抓住一个人物，就会单刀直入，进入灵魂，挖掘开发，夸张炫染。因而使人感到真实的夸大，发冷的热情，将要破裂的忍受，但又不能不认可，不接受。当然，说到最后，阿宁小说又是写实的，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从开始的校园小说，改革小说，直到故园小说，全都是现实主义的，这应当不是问题。只要你看看他对现实生活的精细描绘，具体而知著，毫爽毕现；对人物灵魂，心灵世界，都是丝丝入扣，入情入理，不是现实主义，哪能做到这些。然而，现实主义如果没有充沛的激情，没有浪漫主义精神，也决不是一篇耐读的好作品。这个集子里的小说，在现实主义内容与艺术之外，依我看，还多了一点诗意、诗情。所以，许多篇章都是诗情饱满的可以传诵的作品。譬如《谎言》从内容上看，并不是一个十分新鲜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陈旧故事。但作家把它置放在时空倒错的框架里，通过诗意叙述，拉大了时空距离，增强想象空间，所以很好读。《奔跑》、《清白》，不仅内容具有诗性特点，在艺术表现上也那么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见《鲁迅全集》卷6第4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5 坚硬的柔软

空灵、摇曳，完全是精神的一种预设。这样的小说，不仅人物命运让人关注，主要是还有一种“诗意地栖居大地”的艺术享受。

阿宁小说创作，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这与他的执著的艺术追求分不开。他是一个关注现实、热爱民生的作家。但他又知道，作家的这种关注、热爱，只依附其上还不够，还应该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把它变成美的、真的、善的。只有好看，才会好读；只有美的，才会让人喜爱。没有艺术性，再好的内容也不会成为好作品。当然，任何作家作品不能征服所有的观众，因为读者是可以选择，有所选择的。这就要求作家应当不断研究读者，变化自己。那种不看对象的写作，不论鼓吹的怎么的高超、纯粹，也不会传远的。阿宁懂得这个道理，注意不断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成绩。但是，创作又是最讲个人化和主观性的劳动，如果为了一时的功利，而去随意“迎合”或“低就”一些人的趣味，因而牺牲了自己的个性风格，这样最后也会埋葬了作家自己。这一点，也应当记取。阿宁是靠了自己的创造，依靠艺术的力量才走出别人的笼罩，而走入新天地。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转折。要紧的是要保持住一分清醒：正确地认识别人，认识自己，做到不缚于人，不拘于己。说了上面这些话，但愿不致被认为如斯坦贝克所言“是人们在心情恶劣时玩的一种游戏”^①，这也就够了，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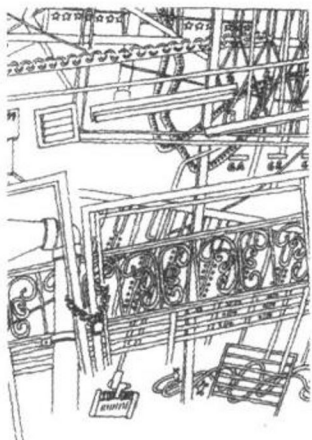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一年二月于石家庄

^① 约翰·斯坦贝克《一封谈评论的信》见《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

[作家简介]

阿宁，1959年11月19日出生于河北故城。河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毕业。现为河北文学院专业作家。在全国各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200余万字。小说集《校园里有一对情人》收入百花版“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另有长篇小说《天平谣》出版。代表作有：

《坚硬的柔软》、《月色下的飞翔》、《阳光下的独步》、《麦子自己能回家》、《无根令》等。



目 录

现实主义的新景观(总序) 牛玉秋 1

诗意的拷问(序) 杨振喜 1

谎	言	1
坚硬的	柔软	53
月色下的	飞翔	118
丢	失	163
梦	游	215
独生	眼睛	229
和	解	244
生	日	259
清	白	274
奔	跑	287
鸡	店	299

谎言

Huang yan



所有的痛苦都是真实的
我相信你的谎言
——《远村》

这两行诗句，是我的一位朋友写的。我用它作题记，是因为这个故事是瞎编的，地地道道的谎言。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位女孩子听，女孩子十七岁。过生日的那一天，她考上了大学。后来，我们认识了。很简单。

一切都很简单。一天晚上，她让我给她讲一个故事。我讲了。她不满意。我知道那些小白兔的故事已经不能满足她，她需要听另外一种故事，是爱情的。我猜这个女孩子愿意和我接近，是为了听我的故事。在她的眼里，我可能有点儿神秘。三十岁的男人，没有结婚，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这当然会引起她的好奇。这样的男人，会有一大串爱情故事，就像冰糖葫芦一样，在一根竹签上串着。